

吴颐人 杨苍舒 编著

篆刻艺术在我国源远流长，而有迹可寻的印人直至明代文彭始成系列。自此，篆刻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，与书、画鼎足而三。之后，篆刻史上留名的印人何止千百，有的还留下不少动人故事与传说。但也有印人作品虽十分优秀，其故事却甚少流传，终因笔者孤陋寡闻而未列入本书，留下了遗憾。但愿本书所提供的古今六十家印人的轶事、传说能启迪后人，娱乐大众。

古今印人六十家故事

吴颐人 杨苍舒 编著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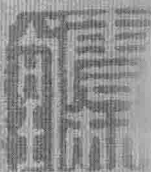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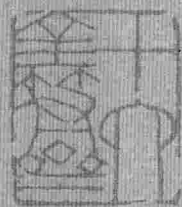
古今印之六十家故事

吴颐人杨苍舒
编著

吴颐人 杨苍舒 编著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今印人 60 家故事/吴颐人 杨苍舒编著. —上海:
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 - 7 - 5458 - 0776 - 9

I. ①古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篆刻家—生平事迹—中
国—通俗读物 IV. ①K825. 72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6146 号

责任编辑 彭亚星
技术编辑 丁 多
封面设计 彭大磐

古今印人六十家故事

吴颐人 杨苍舒 编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 ewen. cc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mm 1/16
印 张 16. 75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 - 7 - 5458 - 0776 - 9/K. 110
定 价 50. 00 元



序

洪丕谟

吴颐人兄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，在篆刻上，他非但铁笔驰纵，技艺超轶，亦且人品出众，蜚声印坛。今番接到他的电话，情真意切，殷嘱鄙人为他和杨苍舒先生的新著《篆刻家的故事》写篇前言。虽说近些年来手头工作极忙，文稿积压如山，可老朋友如此垂青于你，你能好意思说不写吗？然而转念一想，问题在于我对篆刻，纯属外行，正在搔首踟蹰，进退无奈之际，忽又接到了他的亲笔来雁，犹如一道手令，看来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只好勉为其难了。

故事轶事，大多属于知名人物的懿行一类，读之有启发智慧，激励学业的作用。平时我们不是常说，身教重于言教吗？我看以故事来感动人，催人奋发，当属身教无疑。屈指数来，社会上十几年来，故事轶事之类的书可真是出了不少，几乎到了看厌听腻的程度，可此番不然，吴、杨两位写的竟是这块繁花盛开百花园中的补缺之作，真是让人惊异于他们的慧眼。此话怎讲？

原来关于故事轶事一类的书，不才也在十年前写过两种，一为《墨林轶事》，一为《古代书法家轶事百则》，后者系和书法家沈培方兄合著。由被称为书画的墨林伸展开去，社会上又有文学家、音乐家、影视、歌星，乃至科学家、医学家、旅游家的故事轶事等等，真可谓是五色斑斓，眩人眼目，却就是没有篆刻家的故事可供阅读，让人在眼花缭乱中踏破铁鞋，无处寻觅，带上

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失望……

由此,上海书店及时推出《篆刻家的故事》,其拾遗补缺的作用,便就不能等闲视之,而是让人翘首以盼了。可喜的是,全书所收古今六十位印人,都以故事流传,事迹动人作为入选的标准,而并非以名声大小来作为取舍的尺度。比如你名气大,可是搜寻不到他的故事,便就实事求是,不作硬写;比如有的人名声相对较小,然而故事流传非常有趣,内容充实,启人心智,便就妙笔拈来,作一番有趣的发挥。我想,唯其如此,才是这本填补空白的著作,得以获得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。无病呻吟,故作姿态是不行的,因为这种作品,非但鄙人不爱看,就是广大读者,也不乐意看。这是真的。

吴君和杨君,都是高质量、高产量的篆刻家和撰著家,我欣赏过他们不少的艺术作品,并又读过他们不少的撰著。写到这里,我为又一次地和他们结文字缘而感到高兴,或许,这就是佛所说的缘分吧?
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!

1992.8.14 于百尺楼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序 / 001 | 邓石如 / 051 |
| 文 彭 / 001 | 杨 澥 / 059 |
| 何 震 / 005 | 吴熙载 / 061 |
| 甘 旸 / 009 | 钱 松 / 067 |
| 汪 关 / 012 | 徐三庚 / 069 |
| 苏 宣 / 015 | 赵之谦 / 071 |
| 梁 袞 / 017 | 吴昌硕 / 077 |
| 韩约素 / 019 | 黄牧甫 / 087 |
| 张在辛 / 022 | 黄少牧 / 093 |
| 高凤翰 / 023 | 齐白石 / 095 |
| 丁 敬 / 025 | 黄宾虹 / 103 |
| 蒋 仁 / 029 | 赵叔孺 / 105 |
| 黄 易 / 033 | 易大厂 / 109 |
| 奚 冈 / 036 | 赵古泥 / 111 |
| 陈豫钟 / 039 | 陈师曾 / 114 |
| 陈鸿寿 / 042 | 丁辅之 / 117 |
| 陈 练 / 044 | 王福厂 / 118 |
| 张燕昌 / 047 | 邓尔雅 / 121 |
| | 寿石工 / 123 |



古今印家故事

002

杨仲子 / 125

谈月色 / 127

马公愚 / 129

乔大壮 / 133

王个簃 / 136

钱瘦铁 / 139

王献唐 / 142

邓散木 / 145

朱复戡 / 152

张鲁龢 / 154

方介堪 / 156

诸乐三 / 158

来楚生 / 160

邹梦禅 / 163

陈巨来 / 166

韩登安 / 169

罗福颐 / 172

顿立夫 / 175

金禹民 / 178

钱君匋 / 181

谢梅奴 / 185

王壮为 / 188

曾绍杰 / 190

王北岳 / 192

作品欣赏

文 彭 / 194

何 震 / 195

甘 旸 / 196

汪 关 / 197

苏 宣 / 198

梁 袞 / 199

韩约素 / 200

张在辛 / 201

高凤翰 / 202

丁 敬 / 203

蒋 仁 / 204

黄 易 / 205



奚 冈 / 206	陈师曾 / 225
陈豫钟 / 207	丁辅之 / 226
陈鸿寿 / 208	王福厂 / 227
陈 练 / 209	邓尔雅 / 228
张燕昌 / 210	寿石工 / 229
邓石如 / 211	杨仲子 / 230
杨 澥 / 212	谈月色 / 231
吴熙载 / 213	马公愚 / 232
钱 松 / 214	乔大壮 / 233
徐三庚 / 215	王个簃 / 234
赵之谦 / 216	钱瘦铁 / 235
吴昌硕 / 217	王献唐 / 236
黄牧甫 / 218	邓散木 / 237
黄少牧 / 219	朱复戡 / 238
齐白石 / 220	张鲁龢 / 239
黄宾虹 / 221	方介堪 / 240
赵叔孺 / 222	诸乐三 / 241
易大厂 / 223	来楚生 / 242
赵古泥 / 224	邹梦禅 / 243



古今印家故事

004

陈巨来 / 244

韩登安 / 245

罗福颐 / 246

顿立夫 / 247

金禹民 / 248

钱君匋 / 249

谢梅奴 / 250

王壮为 / 251

曾绍杰 / 252

王北岳 / 253

附 录(历代篆刻家简表) / 254

后记(一) / 258

后记(二) / 260

一、篆、刻合作而成

“师傅命我禀告大人，如有待用的印章，请交小人带去。再过几天，师傅便要到周大人府上去。据说可能要住上一年半载。……”

“周府有什么东西要刻这么多时间？”

“听说要赶镂一只四层都能转动的牙球。”

“好，你稍等片刻”，文彭回头招呼身边的小僮：“把这小师傅带下去，吃点点心，你再回到这里。”

文彭看着两个孩子走出了书房，沉思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，到什锦橱中，抽开一只小抽屉，检出两方牙章，回到书案，坐了下来，刚拿起笔，又放了下去。抬头凝视着壁上挂满了的字画，想了好久，才又拿起笔，在牙章上小心篆写起来。写好之后，又细细审视了片刻，才又再写另一方。写好后，又把两方章合起来，细看了半晌，才似满意了，再把两方章放在窗口，似乎是想字干得快一些。

这时刚才出去的小僮已经回到书房，见主人正在沉思，不敢出声。轻轻去取出一把扇子，到窗口对着印面扇了起来。只听见有人朝书房走来，回头一看，便低声对文彭说：“何先生来了。”不等文彭回头，那人已到室内，喊道：“老师，有一位在兵部任职的汪伯玉汪大人想见见您，不知您愿意接待吗？”边说，边走到文彭面前，深深作了一揖。

这文彭是文徵明的长子，也很像他父亲当年的作风。达官贵人求见，常常遭到拒绝；勉强见了面，也很冷落。

文彭见此人行礼，立即站了起来，还了一礼。笑着说：“雪渔兄介绍的，三桥岂有不见之理？雪渔兄快说说此人人品如何？”

“此人略无官场习气，听说爱才若渴。他刚从外任调来南京。一到南京，没有忙着拜会同僚和上司，一办完到职手续，便先打听老师。一次友人请他时，把我拉去作陪，他倒没有因我人微而有轻视之意。说文谈艺，还很虚心。后来一听您是我的老师，他便似添了几分敬意，吐露了极望一见的心愿，故先向老师请示。”



“雪渔啊，我早说过，你我是朋友，千万不要以弟子自居，你就是不听。以后你再叫我老师，我——”

这雪渔笑道：“是，是，以后不叫就是。这猋（音 hóng 红）中司马，您何时……”

“明天怎么样？只要你和他都有空，你陪他来，酉刻（下午六时左右）舍间便酌。”

“太好了，我这就去通知他。”说着又是深深一揖，便走了。文彭没有相送，拿起牙章看了看，叫小僮把小师傅喊来，文彭对着牙章的四边呆看着，似乎想写几个字，可又放下了，只听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又摇了摇头。

小师傅带着牙章和几十个铜钱的赏金，高高兴兴离开了文府。

二、汪伯玉促成自篆自刻

第二天下午，何雪渔陪着一位身穿便服的中年人来到文府。文彭早已在门口迎接。一见面，两人都似吃了一惊，在一番客套之后，文彭把汪、何二人让到了小客厅坐定，敬过香茗后，便交谈起来。何雪渔只是带着微笑，静听着宾主二人畅谈，并不插嘴。只见二人越谈越投机，越谈兴越浓，笑意也就更浓了。直到一个丫头悄悄来到文彭身边低声一问时，文彭才发觉小客厅里早已挂好四盏明角灯，忙道：“快点开席，就把酒席摆到书房中去吧。”又忙向汪伯玉致歉道：“与大人谈得兴起，竟然忘记了时间，还请原谅。”

“三桥先生见外了。刚才在门口一见兄台，便恍如旧识。”

“不错，我也有此感。真是幸会，请，请。”

此时，雪渔才插了一句：“怪不得您二位一见面，各有吃惊的样子，原来前生便已熟悉了呀！”三人哈哈大笑着进了书房。

一上酒席，文彭便说：“我们似乎确有前缘，各自要尽兴才是。”汪伯玉忙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希望免除一切俗套，如蒙不弃，你我以兄弟相称以求尽兴如何？”

几句话一说，话题便自然转到诗文书画上。原来这位汪司马对于印章也有一定的修养；雪渔也不如刚才那样拘束了。

文彭说了句：“篆写好之后，叫牙雕师傅去刻，一则他们工艺再高明，也只能是依样画葫芦，不敢越雷池半步；其次想在印章四周刻个款，也觉不便。”原来雕刻牙章，没有这种刀具，也没这种腕力，而牙雕师傅也不肯把技术传授给



别人，以免影响自己的收入，可文彭没有找到别的办法，所以不免慨叹了。

“牙章雕制既然不便，何勿用石头试试？”汪司马提出了建议。

文彭说：“前朝王元章（按：元代创设骨花卉画的王冕）曾以花乳石治印，在铜、玉和象牙之外，多了治印的材料。只是花乳石太软，不经用，又没有耐磨的石头代替，所以大家还是沿用老办法。”

“刚才我见大厅一角堆着一堆石头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说起这堆石头——”文彭叹了口气。

“我来说说。”何震知道文彭好心买下这四筐石头后，还不知应该怎样处理才好，所以抢过话头说：“一天，三桥老师，不，三桥兄走过西虹桥，看到一匹跛了一足的驴子驮着两筐石头，一个满面胡子的老头，也背着两筐，正在和店里人吵得不可开交。三桥兄上前问了，那老头说：‘这店家答应买我的石头。石头经过长江从老远的地方运来，我希望能再添一点运输费，他硬是不肯，因此争吵了起来，惊动了您老人家。’三桥兄对这石头看了好一会，才说：‘不用吵了，我来买这石头，加你运费。’这石头就这样买了下来，但还没有想好派什么用处，所以堆到现在。”

汪伯玉拍掌道：“我看这石头可以用来刻章，请让我试试。”于是站了起来，到石堆中拾了一块，拿出腰边佩剑，把四面切削了，拿到小客厅，放在灯光下一照，这石头虽然还没有磨平，但在灯光的折射下，看上去已有玉色，说道：“这种石头是青田产的石头中的上品，叫做灯光石，原来是刻制妇人首饰的，我看是可以用作印材。”他看到文、何两人面上虽露喜色，但还似有怀疑，便说：“这石头，三桥兄能否赐弟一些？”文彭说：“兄有兴趣，请任意取用。”

告别时，汪伯玉拿了一百多块冻石带了回去。过了几天，都已切磨成石章，都送回到文府，说：“一半请三桥兄篆好字，亲自刻制；另一半，则请篆好字，交雪渔兄刻制，反正试试，刻坏了也没有关系。”文、何两人一见这如玉一样晶莹的石章，就满心欢喜了，自然很希望亲自刻制，于是各人都去买下了首饰匠用的刻刀，开始动起手来。

三、对印章史的七大贡献

文彭急于要试制，所以篆写好一章后，就拿起刀来，小心翼翼地刻了下去，觉得这灯光冻石质地坚致细密，但刻起来倒还称手。不到顿饭功夫，就刻成了。何震则陪在旁边看着，一到刻好，赶紧印出来一看，两个人都高兴极了。



刻出来的印章和前些日子篆写后叫李文甫刻的，简直是一在天上，一在地下了。李文甫刻得不失笔意，但总觉得缺乏神采。从此，文彭就亲自刻起石章来了，这一刻竟使我国刻印的历史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进入了文人自篆自刻并和书画三足鼎立的艺术之林。

正因为文彭这一刻刻出了印章史上的各种风格，产生了各种流派，所以后人称赞他为篆刻史作出了七大贡献：一、以汉印为宗，洗却以往板滞纤弱之病，使艺术趋于醇雅典丽；二、提倡用灯光石入印，增加篆刻的艺术性；三、创始印章具款，不但可以保留作者姓名，且与文字融为一项完整的艺术作品；四、以诗词佳句入印，纯为欣赏，提高了篆刻艺术的内涵；五、使文人重视印艺，认识篆刻与文字、书法、文学的密切关系；六、因篆刻风气渐盛，篆刻家继起有人，遂形成流派，篆刻因之发扬光大；七、使实用的艺术性印章日益普及。

四、斑驳古朴碰撞成

这文彭自从用冻石试制印章之后，便不再请人制刻牙章了。一旦刀法熟练了，便到了随心所欲的一步。他希望印章刻出秦玺汉印的古雅厚重的愿望在自己手下实现了。因自己和何震都刻出典雅浑朴的风格，于是对后来的刻制者，竭力提倡这种风格。

一次，他刻好一枚“文彭之印”后，觉得印边缺乏点趣味，用刀去破损，总觉得极不自然，他想到古印的印边残破之所以很自然，恐怕因碰撞而成的，决定也试一试。于是他找到一只木盒子，把印放到木盒子里，叫书僮不断摇动木盒，木盒一摇动，这方印在木盒中不断地东碰西撞。好一会，取出一看，印边果然残损了，却呈现着一种极为自然的斑驳古朴的奇趣，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，一见到何震，就把这方法告诉了何震，从这枚“文彭之印”便可看出这一传说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了。

何震(1530—1606)

何震

一、此话真是先得我心

明朝从第三代皇帝(按:明成祖朱棣,年号永乐),开始把首都迁到北京去了。南京因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定的都城,朱棣就让它按着北京的样子,摆着个朝廷的框架——同样设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及其他机构,也设有朝廷所设的各级官吏。这些官吏当然没有皇帝身边的权大事繁,所以各人可以利用这一歇气的机会,忙着做自己要做的学问。不少人是忙着写诗做文章,互相应酬,这样就相应产生了一种非正式的职业——誊清抄写工作。

和文彭齐名的篆刻家何震(雪渔),老家是江西婺源,却长期住在南京。他就是靠着誊写工作生活的。这工作,地位和教师一样的低微,收入也不稳定,不过倒能借此结识不少诗人、文学家。在苏州的文彭到南京担任了国子监博士之后,何震一经接触,就十分敬佩,时常向文彭求教。文彭和父亲文徵明一样,生平不愿结交权贵,而对于像何震这样的人,他倒乐意接近的,几个月接触下来,两个谈文说艺,很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何震有些见解,也常使文彭叹服。一天谈得兴酣,何震对文彭说:“如果钻研六书(按:六书有两种解释,一是指汉字的造字六法——象形、会意、指示、形声、假借、转注;一是指六种书体——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佐书、缪篆、鸟虫书),而不能得到精义,不了解造字的精神而能够使用刻刀像运用毛笔一样,我是不敢相信的。”原来文彭总是亲自把篆字写在牙章上,然后请当时著名的牙雕高手李文甫去刻,文甫也尽心尽意地刻,能刻得一丝不苟;刻好后,文彭总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究竟缺了些什么,一时倒也说不清。一听何震这番话,立即拍案叫好:“雪渔,雪渔,此话真是甚得我心啊!”从此,坚持要何震不可再以师生相待,而以朋友结交。在文彭的坚持下,何震只好勉强点了点头;但还是时时情不自禁地称呼文彭为老师。为这事,文彭已批评了他几次,何震才不得不改口,称这位比自己大二十多岁而又品学兼优的艺术家为兄长,心中仍视文彭如老师。

二、篆刻界的大功臣

自从汪伯玉到来之后,三个人交谈日子一长,都觉得相见恨晚,有趣多了。



这汪伯玉名叫道昆，安徽歙县人，和王世贞、张居正是同科进士，后来担任过兵部左侍郎，所以人称“司马”，五十五岁左右，隐居在黄山的猗谷，因此，人们尊称他为猗中司马。因从文彭手中要了一百块灯光冻石，磨制成石章，其中一半由文彭篆刻，另一半请文彭篆写，交给何震刻成。这文彭用不了多久，便掌握了刻印技巧，何震亲眼见文彭刻好了印章，也就动起刻刀来。

何震掌握了技术后，便按汪伯玉的要求替他刻制名章和闲章五十方。汪伯玉很高兴。可是没有一方章的边款是何震的，感到非常奇怪。后来他才悟出了点道理：何震是怕自己地位低微。伯玉笑了笑。有一天，他又带了些已经磨制好的冻石，换上便衣，亲自来到市民居住区去拜访何震，送上冻石，说明一定要在印侧落款的意思。何震见汪伯玉对自己这样看重，大为感动。便精心设计了几方，去请文彭指点，文彭给予充分的肯定之后，便认认真真的刻了起来。稍有不满意，便磨了重刻。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，才落了自己的款，送给了汪伯玉。汪伯玉细细欣赏了一番，发现后来刻的几方，风格已和文彭有了区别。何震为汪伯玉的善于鉴赏而心服。谈话之间，汪伯玉了解到：自从在冻石试刀，开始自篆自刻以来，文彭和何震都认真钻研了秦汉玺印。由于两人禀赋、修养各不相同，从古印汲取到营养之后，化到笔下和刀下，居然有些不同，各人都不勉强使风格趋于一致。伯玉赞叹道：“雪渔兄和三桥兄并力扭转这印章十分芜杂的局面，看来是指日可待的事了。因为印坛前期受宋元圆朱文影响，越来越纤弱的毛病，必然因你们的篆刻风格所产生的作用而得到扭转。你们真正是篆刻界的大功臣啊！”

以后，凡是有人来请文彭刻印，文彭也跟汪伯玉一样，竭力推荐何震。何震的名气也因此渐渐大了起来。南京城里，便把何震和文彭并立，称之为“文何”了。

三、何震遍历边塞

正在何震声名鹊起的时候，汪伯玉被调任北京兵部担任左侍郎之职。离开南京前，专门挤出时间和文、何二人盘桓了几天。谈话之间，文彭几次吐露了这样的意思：伯玉荣升后，自己也想辞职回到苏州老家去，将以书画篆刻尽自己的天年。如果雪渔有意，也不妨携眷，暂寓舍间。何震听了当然很受感动，他非常感激文彭这些年来的教导和器重；也感激他在各方面像兄长一样的关心，他坦率地说：“三桥兄境况也并不宽裕，岂能再加重负担。我想如果能积



些钱，倒确实想在天堂般的苏州买屋长住，也便于继续常常请教。”汪伯玉对于何震的出路，已经多次思考，心中有了个计划，终于对文、何两位提了出来。说：“如果雪渔兄不怕跋涉，我倒有个主意，可以使雪渔兄发挥篆刻特长，借以改善境遇。想听听二位意见。”

文、何二人忙说：“伯玉兄思虑深远，必有良策。”

伯玉笑着说：“我着实认识军队中的一些将帅，其中不乏文学之士（明朝文臣作为将帅是常事）——不怕二位见笑，弟虽担任兵部职务，却只是个文弱书生，所交的，也无非是文学、书画方面的人。其中爱好印章的大有人在。如戚继光将军等人很看重艺术人才，这些将领，现在大多在东北、华北和西北边塞。如果雪渔兄有意，凭着自己的艺术才华，手中技艺，足可改善生活。我坚信，还能扬名远方哩！”何震听了，觉得知己已难久聚，个人株守在南京，也无多大意思。不如趁身体壮健，出去闯一闯。所以心已动了。两眼看着文彭。文彭考虑了一番说：“伯玉兄的建议极是，只要雪渔兄不惮北行，我看很值得一试。雪渔兄孤身北上，宝眷则可随我移住苏州，我将尽力照顾。”伯玉说：“北京是人才荟萃之区。万一在边塞过不惯，我在北京也已住定了，可以来找我。我也不会使雪渔兄失望的。”

就这样，何震就安置了家小，随着汪伯玉告辞了文彭，先到了北京。在北京，伯玉为他写了介绍信，又送他一笔盘缠，何震便继续北上。文彭则辞职未成，仍在南京。

四、边塞扬大名

何震篆刻的名声经伯玉的揄扬，已渐远传时，此刻又带着现任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的亲笔介绍信，先到戚继光驻地。这时戚继光正在蓟州（今属河北省）、昌平（今属北京）和保定一带练兵，担任着这一带军队的副总指挥之职。一看到好友介绍一位篆刻家前来，十分高兴。以宾礼接待这位虽是布衣，却以篆刻扬名的客人。谈了一席话，知道何震不是来找官做，只是希望靠刻印的技艺得点润笔，对他又陡增了几分敬意，过了两天，戚继光专门备了酒席，邀请了王、李、赵、郑等几位将军来陪客；也请来了几位以书画闻名的幕僚来叙谈叙谈。酒过三巡，戚继光站了起来，郑重介绍说：“这位何先生刚才已与诸位认识了，现在我向各位介绍何先生此行的目的。何先生是位与文彭先生齐名的篆刻家，名驰江南，已渐远传，向为汪侍郎敬重，汪侍郎曾向先生求印几十方，极为赞赏。



何先生淡于功名，只希望以篆刻换取一点润笔。各位都是我的好友，平素也都喜爱书画和篆刻。过去苦于得不到合意的印章，现在何先生带来了好多叫做灯光冻的青田石，可以自己设计。不妨请何先生奏刀。”何震当即取出了几方冻石和自己刻的印章的印蜕，让大家看看。这些人，一看到这半透明而又温润如玉的冻石，已觉大开眼界，啧啧称羨。再一拿到印蜕，人人都觉眼前一亮。这些人中，有些还收藏有不少古印和印谱；几乎人人都是见多识广的，此时不约而同，齐声赞赏。当场便接下了几十方印章的生意。从此，从这一席官员开始，求何震刻印的便接踵而来。戚继光也给何震安排了一处幽静、雅致的住处，派了专人，照料何震的生活。何震因而能静下心来，精心设计、篆写，认真奏刀。有时，也由继光派人陪同他到名胜古迹走走，寻碑访碣，眼界、胸襟都大为开扩。对于北地的雄强、浑穆深有感受，所以，自然就在印章中反映出来，这种气息，深受将军们的喜爱，大家也都愿意送出丰厚的报酬，以求得合意的印章。不多久，各个边塞的将帅们也都派人来请这位何先生能到他们驻地去，而且竟发展到：以能求到雪渔一印为荣的地步。何震便走遍了东北直到西北的所有边塞。在此期间，他创出了以单刀法刻边款之法。所刻边款生辣峻健，开创一代风气。于是名气又从边塞传遍了全国。

周亮工的《印人传》说：“主臣（何震的字）之名成于国博，而腾于猗中。……于是主臣遍历诸边塞，大将军以下，皆以得一印以为荣。橐金且满，复归秣陵……”就是记的这段经历。